



有一种勇气和底气叫“对妈妈说”



王海燕

朋友女儿,即将高三。

因着她妈妈与我的友情,所以孩子和我很亲,她一直把我当作好朋友好阿姨;也和我女儿很友好,心里时刻惦记这个姐姐。

昨日,我们两对母女一起吃饭,她提出了目前阶段的困惑和迷茫,包括“一个很好的朋友突然就不和她一起玩了”,那些我们所谓大人听起来不是问题的问题,我却深深理解。女儿作为姐姐,更是给了她很多现身说法,给了她安慰和勇气。而我和她妈妈,都以过来人的身份,讨论了她所遇到的事“将来都不是事”……

时代在变,孩子们所遇的“今日”,早已不是我们当年所遇。无法感同身受她们所经历的,但我们可以以耐心、以倾听、以鼓励为她们加油打气。

随着“母龄”增长,我们终究会落下,跟不上孩子们脚步,但她们必然记得,曾经在困惑犹疑的时候,有一种叫“我和我妈妈说去”的勇气和底气……

感恩孩子们,赋予你们的妈妈最大的信任。



营销员的快乐



刘耀东

晚上近10点,某大型超市奶制品冷柜前,营销员们一手拿着记录单,一手拿着笔清点着各类品牌牛奶和果汁饮品的销售情况。

一名女营销员对身边人说道:“我上个月卖出去1500元。”她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“我卖出去了800元!”“1000元!”大家大声交流着。“我们不嫉妒人家,人家两个销售点跑来跑去很辛苦!”一名营销员说。“努努力,希望这个月可以再多卖点。”另一人鼓励着大家。

这些营销员所挣得的收入并不高,但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,认真地工作,值得我们每个人尊重。



羞刀难出鞘

人老了,总是疑神疑鬼的。这不,身上忽然冒出几块疙里疙瘩的斑块,狰狞的样子颇让人不除疑,其中一块还与肉体剥离,血迹斑斑地欲与肉体辞行。

在亲友的督促下,我先后看了三个专家。第一个是中年女专家,说是角质增生,待再长大些开刀,她没开药,说了些注意事项。不

问诊

过,我愚钝,没弄懂角质增生是什么意思。第二个是老年男专家,瞥了一眼就在电脑上开药,三种药,两种口服(包括头孢),一种外涂,让先消炎,再手术,再切片化验。药我后来没拿,大好几百,最主要是我认为为了一点小炎症,花这么大力量来剿灭,有点得不偿失,回来自己用消炎药膏涂涂,炎症竟然消了。第三个是小伙子专家,用强光手电筒照了照,确定地告诉我,这是脂溢性角质老化,民间的说法叫“老年斑”,转化为那

个令人色变的字眼可能性极小,或者说概率是零,平时注意一点就行了,如果想开掉,待天凉了再说。哦,原来是老人斑,这就不稀奇了,就像男人年纪大了胡子要白、女人年纪大了要绝经一样正常。心里一块石头落地。

我说这段话,是想表明:不要迷信年长的专家,不要轻视年轻人,对于我们这些医盲来说,那些有足够耐心解说病因、帮助分析原委、不过度治疗亦即有仁心的医者,就值得我们信赖。

印有名画的牛奶盒



蓝色咖喱粉

从超市回来,准备将刚买的一盒鲜奶放入冰箱时,突然发现牛奶盒的背面印着一幅画。原来是一则画展讯息——“莫奈&印象派大师展”,配图是莫奈的《日本桥》,上面还有这幅画的简单介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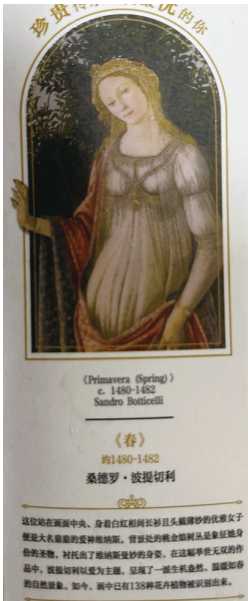
之后再买这款牛奶时,忍不住会特意将包装盒转过来看看,果然,每只盒子背面都印有一幅世界名画和它的简介。以致后来每次买这款牛奶时,我都有种开盲盒的隐隐期待和兴奋:看到是我熟悉的画作,再见倍觉亲切;是我不熟悉的画作,则认真欣赏,仔细阅读简介;见到特别喜欢的,还会去网上查找相关资料,好好了解一番,真是开盒有益啊。

这让我想起童年时订阅的上海版《少年文艺》杂志,每期杂志的封底都印有一幅世界名画,封三则是这幅名画的简介,记得有谢洛夫的《少女和桃子》、马奈的



《吹短笛的男孩》、列宾的《在森林中休息的托尔斯泰》、修拉的《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》、马蒂斯的《罗马尼亚宽松女上衣》……这些作品一直到现在,我依然记忆犹新。现在回想起来,《少年文艺》封底上印着的那些世界名画,大概就是我最早的艺术欣赏启蒙了。

如今,资讯的获取非常简单便捷,想欣赏世界名画,根本无须盼着等着每季



杂志的封底,网上随手一搜,就能跳出无数讯息!但有谁又会认真地欣赏、细细地品读。

不过,你可以想象这么一个场景,晨起坐在餐桌前,当你倒牛奶时,突然发现牛奶盒的背后印着一幅画,你会不会饶有兴味地欣赏一番?而这幅画,会不会像我孩提时,在《少年文艺》封底上看到的,一直留存在你的记忆里。

三角梅



童言童语

这株三角梅是6年前爱人在花卉市场买的,由于其生长迅速,短短三年时间,它便覆盖了整个阳台,犹如窗帘一般倒挂在墙壁上。然而,因为它的生长过于繁茂,影响了楼下的采光,我们决定将其移栽到小区的围墙旁。

移栽时,爱人仿佛是在

送女儿出嫁一般,心中充满了不舍。我告诉她,只是换了一个地方,她仍然可以站在阳台上观赏。

几年过去了,移栽的三角梅已经枝繁叶茂,甚至蔓延到了围墙的外面,每到春天,都会开出一朵朵美丽的花朵,吸引路人的目光。爱人每天上班时都会从三角梅旁边经过,她告诉我:“每天看到它,我的心情都特别好。”

真好,我们的三角梅,为城市也增添了一份美丽。



欢喜



文娟

许多年前,我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创作函数班,结识了不少同学,包括一名叫“雅”的女子。她是地道的西秦人氏,多才多艺,擅长摄影、密体山水及收藏。朋友圈里经常能看到她的作品及藏品。一次,她分享了一双收藏多年的石鞋。我给予秒赞的同时,流露出一眼万年的欢喜。她回赠我热烈的“拥抱”,并介绍了石鞋的来历。一来二去,我俩互为知己,无话不谈。

大概4年前,雅告诉我她住院了,乳腺问题,老毛病,复发了。从她轻描淡写的语气里,我却听出了她对生命的渴望。我咨询了航班,准备去看望她,结果被她拒绝了,理由是化疗掉光了头发,等蓄了长发再说。我知道她要强,年轻时为了事业不要孩子,甚至选择与爱人分手,所以也就作罢。

过不多久,她邮寄来这双石鞋,留言:“高山流水,知音难觅,赠予石鞋,永作留念。”也是从那时开始,她关机了。

记得雅曾说过,如果哪天联系不上她了,说明她去了天国。我想,天国里的她一定会感到欣慰,因为她的欢喜仍在这世间流传。



本版投稿方式:

邮箱 jhwbpyq@163.com 或扫二维码(如下)。投稿时请注明“晚报‘朋友圈’版面”,同时附上微信名、头像图片和通联方式。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